

桑热嘉措传



刘文璞 刘成刚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K 825.4
L 684
1

桑热嘉措传

刘文璞 刘成刚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西宁

(青)新登字01号

桑热嘉措传

刘文璞 刘成刚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3.4万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

ISBN 7-225-00847-1/G·325 定价: 精装: 7.70元
平装: 4.20元

序

桑热嘉措先生是解放后为青海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有过突出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做了富有创造性的奠基工作。他的高尚品格和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垂范后人的宝贵遗产。

桑热嘉措先生在青海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中国名人大辞典》和《民族教育大辞典》，都把他作为我省杰出的藏族知识分子和民族教育家收入辞书。所以，为桑热嘉措先生立传也是我省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愿。

几年前我曾对教育厅领导同志谈起过为先生立传之事。今天，由刘文璞、刘成刚同志撰写成了《桑热嘉措传》，终于了却了这个夙愿。

我是《桑热嘉措传》初稿和修改稿的第一个读者。《桑热嘉措传》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先生的生平事迹。全书以先生一生中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为线索，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地概括了先生爱国主义的光辉一生和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荣历程，记述了先生做为民族教育家和解放以来青海藏族文化教育事业开创者的丰功伟绩。

由于作者历时四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广泛走访先生生前的亲友和同事，查阅大量档案史料，掌握了许多第一

手资料，所以《桑热嘉措传》在内容上详尽地记叙了先生从早年入寺学经，刻苦钻研，追求知识，获取“格西”学位到解放后投身于革命工作，从一个宗教人士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奉献一生的全部历史。《桑热嘉措传》取材丰富，体例得当，情节引人。本书以事实为依据，作了必要的文学描写和刻画，使先生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读性很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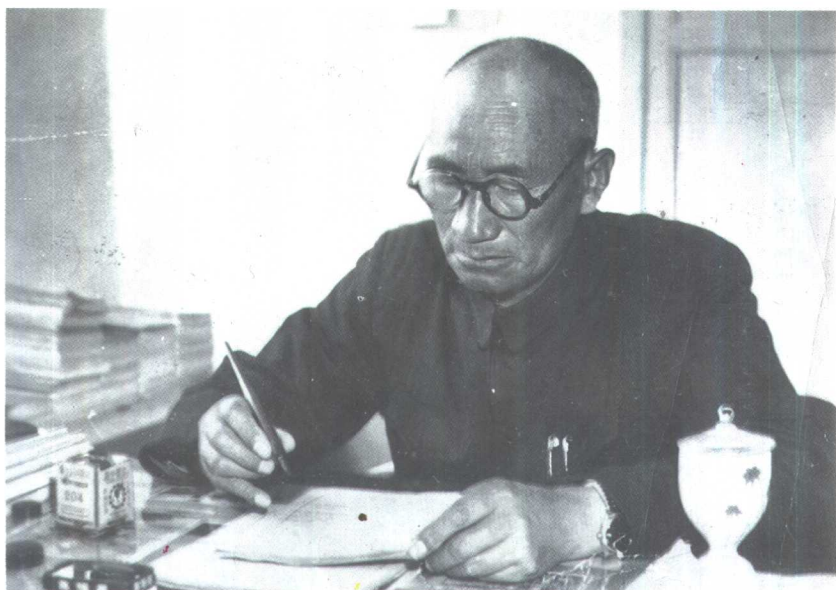
桑热嘉措先生一生清政廉洁，为人正直无私，他对我们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刻苦发奋，孜孜不倦，对待工作和事业，勤奋求实，一丝不苟；他生活简朴，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我省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高度，看到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是少数民族缩小与先进民族差距、改变落后面貌最有效的途经。如同高尔基所说：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发展的越快，对社会主义就越有益……”，这也就是先生把主要心血倾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并能够开拓性地做出铭记史册功绩的主要原因吧。

早年我也接受过桑热嘉措先生的教诲，获益不浅。为了永远铭记先生的业绩和崇高精神，在《桑热嘉措传》即将付梓之际，写上这篇序言以作对先生的永久纪念。

班玛丹增

1992年12月



在省文教厅任厅长期间的桑热嘉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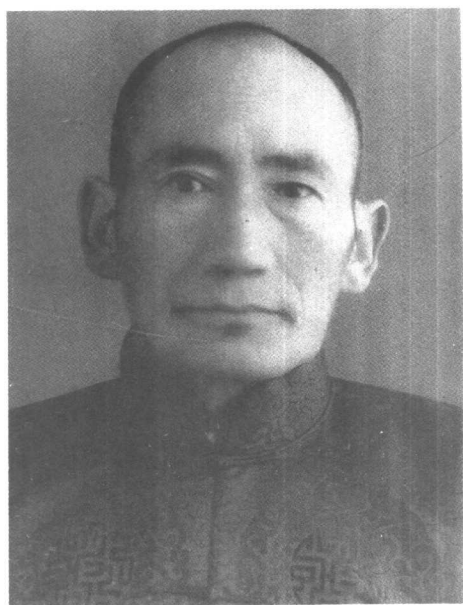
桑热嘉措平生著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正字学》、《藏文文法》等



毛泽东主席曾三次接见过桑热嘉措，图为
1955 年接见时的情景

爱国民主人士
藏族教育家

桑热嘉措



目 录

序	班玛丹增 (1)
引子	(1)
一	童年的追求 (7)
二	日朝巴的苦修生活 (15)
三	从僧伽成为政府职员 (26)
四	在“省府”秘书处 (29)
五	投身教育育人才 (32)
六	初译课本创新路 (36)
七	乐为家乡搭通桥 (43)
八	在风雨变幻的岁月里 (50)
九	新生活的开始 (59)
十	创办全国第一份藏文报 (73)

十一	二次觀京定終身.....	(82)
十二	三冒生死勸逆頑.....	(89)
十三	精誠一片創新業.....	(94)
十四	初用藏語譯電影	(101)
十五	在翻譯五部大法的日日夜夜里	(114)
十六	接待達賴與班禪	(124)
十七	西藏行	(131)
十八	乘東風駕長帆再立新功	(140)
十九	天倫之樂	(150)
二十	身陷困境志不移	(165)
二十一	希望與哀傷交織的日子里	(177)
二十二	晚霞燦爛憾倏忽	(182)
后記		(186)

引 子

公元1982年6月22日中午，在青海省人民政府家属院一幢老式青砖楼房的楼道里、楼外边，许多人拥挤在一起。他们有的老有少，有男有女，其中有干部模样的，有农民模样的，有牧民模样的，也有学生模样的。从相貌特征上看，有汉、藏、蒙古等不同的民族。然而此时此刻，人们的脸上都表现出同样的悲感、惆怅、哀伤和惋惜。他们有的两两相对，窃窃私语，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叹；有的在依墙而立，任泪珠无休止地往下落；有的在伸长耳朵，极力倾听着从楼道里传出的每一点异样的声响；有的想推开一扇半掩着的门而塞身入内，但又不敢贸然唐突，逡巡在门口……

这是一幢高干住宅楼房，门内是一进四的套间。客厅内有许多人或站或坐，屏声静气地聆听着从里间套房内发出的每一点声音，套房里拥挤着许多上了年纪的有身份的人，他们神情庄重、悲切。从门外到门内，除了轻轻的叹息声和不为第三人所听到的私语声外，周围环境显得十分沉闷、凄怆，充满了压抑的气息。

从套房的人缝看去，靠北墙的一面置着一副大包精制木床，床帷用金黄色锦缎饰围，床前帷罩高高绾起，搭挂在两边的吊钩上，整个卧床犹如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座，显得高洁而庄重。

一位面容清癯、颧骨突起、脸色苍白、饱经了风霜雨雪的

白发苍苍的老人，颤巍巍地靠坐在床中间叠起的被子上。他的左右各有一位老成持重的中年男子侍坐在床沿上，并分别一手扶着老人的背，一手握着老人的手，间或拿起毛巾，为老人擦擦脸。

老人的两只手黑瘦粗糙，青筋突起，像被烟火熏过的枯树枝，皴开许多裂纹。手掌内坚硬的老茧像硬币一样紧贴在指根，活脱脱是一位辛苦了一生的老农的手。然而，谁能想到，这曾是一双握笔耕耘数十年，著述丰富的之手，给社会创造过大量的精神财富的手！

此时的老人已内气不足，但他强打着精神，含着两眶清泪，双目放出无限希望之光，断断续续地，微弱地向人们诉说着：“我虽说是——是八十六岁的人，——但是——我——还——还不算老，我——不能死——也不会死，我——对——青海——教育——事业做——做的工作太——太少——，我——还要工作，我要好好搞——搞民族——教育工作……”他的嘴角显出一丝惨淡的笑意。人们强咽着欲出喉头的悲声，哽哽咽咽地找话安慰老人。有的人受不了这种难以压抑的凄楚感情，急急捂住嘴退出门外去松口气。

下午两点钟，老人的气力愈来愈弱，说话的声音像隔了层玻璃似的，并带有咕咕的痰声，听不清在说什么。虚弱的体质支撑不了瘦骨嶙峋的身架，人们只好将他平放在床上。可是，老人的眼睛仍然睁得圆圆的，艰难地扫视着每个人的脸。那双开始变得混浊的眼神有时显得十分颓丧、失望，有时又放出强烈的希望之光。人们已十分明白他在等待着什么，也非常焦急地注视着门口。……

终于，老人的希望和等待到了极限，他以最后一点余力，

用极微弱的声音问俯身于面前的索南才郎——一位50多岁的男子：“现在——是几点？”“下午两点过十分”。索南才郎轻轻地回答了老人的问话。

老人听后，精神彻底崩溃，长叹一声，轻轻地闭上眼睛。沉寂了一分钟，老人又睁开双眼，对索南才郎，也对床前的人们说：“等、等——不到了，——你们——把我的——头——朝西——转过，我要——去了。……”

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成为人民的公仆，后半生走过了33载不寻常的又一条比奔向极乐世界更为理想的光明之路后，也许他再想回头体味一下佛教徒的追求，好让自己的灵魂归向极乐世界，去领受神灵们对自己的功过是非的品评。人们遵照他的意愿，小心翼翼地将老人的头摆向西方安睡。

时间和空间，几乎完全被凝固了，没有走动，没有声息，唯有钟的嘀嗒声，却如同隆隆的雷霆，震撼着人们的心扉……

仅仅过了一分钟，人们却感到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突然间，有人醒悟过来，伸手去探老人的鼻息——却早已寂然了。

一颗抱着希望和遗憾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具有敦厚风范的老者，一位造诣精深、潜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溘然长逝了。

下午4点多钟，几辆豪华型小轿车急速而又轻声地驶到楼下，从第一辆车上跳下了几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其中一位警卫快步跑到第二辆卧车侧面，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了一位身材伟岸、双耳下垂、脸型宽广、面目慈祥、神情庄重的中年喇嘛。在他身后，先后从其它车上走下七位身披袈裟、年龄都有六七十岁的喇嘛，一个个表情悲戚庄重，口中念念有

词。其后尚有几位随从的僧俗人员也十分严肃庄重地跟下车来。

原来，这一行人中最先下车的中年大个子喇嘛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世界闻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之一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他此时刚刚下飞机来青海视察工作，并曾提前让人向病危中的老者打过招呼，准备今日专程前来探望。不料在机场上传来噩耗，大师遂急急召集有关人员，风尘仆仆地赶来奔丧。大师身后七位喇嘛分别是青海著名的大活佛夏茸尕布、西藏扎什伦布寺的两位大活佛和日喀则的一位活佛及拉卜楞寺、塔尔寺、循化尕楞寺的活佛。

众活佛在班禅大师的率领下，急急奔向楼房，人们纷纷为之让道。大师来到里间，见老人已被安放于灵床上，覆以黄缎，安详地仰卧着，床前已摆起香案供奉。大师悲从心中涌起，转身从随从者手中取过一条洁白如雪的吉祥礼物——哈达，双手高擎，身躯微躬，神情激动地轻声问候道：“巧得毛（你好啊？）我来迟了！”然后恭敬地合掌胸前，慈目微闭。七位大活佛也一一仿效，随立于大师之后，待众人站定后，大师启动嘴唇，为老者诵起引荐之经，众活佛也随即启唇。一场十分难逢的众佛共荐一逝者的佛事活动开始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解释，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躯体，在虚空中飘荡，不识路径，难入天国，称为“中有”。若生前干了许多善事，死后有“宁古喇嘛”（指路活佛）能为之超荐，其灵魂会很快转入善道。若生前罪孽深重，死后又请不到“宁古喇嘛”为之超荐，其灵魂就要在“中有”飘荡好长时间，最后会堕入恶道。一般有善行、且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能请到一

位普通的活佛和几位普通的喇嘛为之超荐，已属不易了，而能请到一位较有影响的活佛为之超荐，那就算是十分幸运了。

然而，这位老者，不知是因为他一生修来的机缘，还是他的善行感动了神灵，在他去世仅两个多小时后，便由全国最有声望的八位大活佛一起赶来为之超荐，这是何等的殊荣啊！大概逝者之魂灵，当抱着万分惊喜之情，欣然而径直地升入天国了！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以万分慈悲之心，虔诚地念诵着经，为老者的魂灵架设了一艘飞向天国的方舟，身后7位慈祥的大活佛也个个念念有词，神情庄重，情感诚挚，他们共同撑起了这艘超渡灵魂的方舟，平稳而又轻快地飞向天国。

室内外的男女老幼，一个个被感动得跪伏于地，泪涕横溢，呜咽不止。整个灵堂弥漫着一股悲壮、崇高的氛围。人们的心灵被神圣的光环罩住，似乎超脱了尘俗的一切，正在一种扑朔迷离的云雾中徐徐飘升……

将近半个小时的诵经在人们迷梦般的情思中结束。班禅大师率众活佛躬身退至门口，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灵堂。

随后，青海省党政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先后前来凭吊、慰问家属。7月23日为老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青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以及化隆回族自治县政府、县政协和梁步庭、张国声、扎喜旺徐、赵海峰、宋林、马万里、班玛丹增等党政领导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会。省委书记、省长张国声主持追悼会，省政协副主席杜华安致悼词。悼词中说：老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青海省军政委

员会编译室副科长、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省文教厅厅长、省编译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理事、青海省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委委员、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第三届省政协委员和第四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悼词高度评价了老人后半生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说他参加革命以来，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对青海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悼词还肯定了老人在30多年革命生涯中所做的突出成就。

最后，按照老人生前的遗嘱，遗体被送往生活了近30个春秋的家乡支扎乡，由其妻舅达杰按佛教仪式火化，骨灰由老人的独子旺秀多杰与老干部索南才郎送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寄存。老人生前的部分积蓄和补发的工资，按遗嘱分别给塔尔寺、拉卜楞寺、乙什杂寺、支扎寺、夏琼寺、尖扎麻尼等各佛教寺院做佛事费用，部分捐给牧区学校。

老者赤着身子降世，两袖清风升天。然而留给人们的，却是丰厚的教化、高尚的风范和悠悠的情思。让我们回过头去，沿着老人走过的道路，循着老人的足迹，去寻觅、去发现……

一 童年的追求

宗喀吉利雄峰迤东，滚滚黄河之北，有两条逶迤起伏、遥遥相对的山脉西高东低地并行向东延伸。北边山脉即为隋炀帝会群臣官兵40万人大猎于西土、震慑吐谷浑人的拔延山脉，古称马燕雪山，平均海拔4 000余米，山顶终年积雪，耀人眼目；南则为大禹王导河治水、名闻天下的古雍州积石山山脉，悬崖危立，峻嶒崔嵬。在两条山脉的中缝，自然形成了河谷纵横、丘陵起伏的山乡地带。在山山坡坡、沟沟岔岔的缓平处坐落着大小不等的许多村庄，散居着数万藏族人民。

据传，早在春秋时期，这里生活着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的羌人，两汉及三国、南北朝时仍以羌人为主，间有鲜卑、吐谷浑人。唐代上元年间，崛起于西藏的吐蕃人，攻破廓州，进居这里，吸收融合被俘的汉族、吐谷浑等民族，形成为久居本土的土著藏族，繁衍生息了约1 600余年。又据藏史记载，藏王意希尖赞征服了霍尔人之后，派手下9位骁将率军驻守于藏区与霍尔人的交界处，命他们等待藏王下令时再撤回。但是，9骁将及所部等呀，等呀，终未得到藏王让他们撤回的命令。从此，他们定居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噶玛珞”（等待命令撤回之意）部落。

这里是弘扬藏传佛教的吉祥地，藏族寺院处处可见，僧徒

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丹斗、赛智、塔加、斗贡巴等寺院。据藏传佛教经典记载，在藏王达摩灭佛（公元9世纪初）时期，有3位西藏的高僧驮着经卷逃出西藏本部，辗转数载，才落脚于今化隆县境内的小积石山中段的丹斗山，栖居龛崖，收徒弘法。不久，3位高僧为当地的一位藏族青年、本教徒家庭出身的羊倌穆苏赛巴授比丘戒（俱足戒），向他传授大小乘真经及大小五明学，并给他赐名格瓦饶赛。格瓦饶赛不负师望，学成真果，向卫康及安多传经播教，使佛教再次兴起，成为具有突出贡献的大师（藏语称喇嘛·贡巴饶赛，汉语恭称为“意明大师”）。又据佛教经典记载，丹斗山在公元前被誉为佛教圣地，佛祖释迦牟尼前身乔达摩·悉达多之父在青年时因不满迦毗罗卫国的世俗统治，携妻子、子女一行4人来丹斗隐修，一住12年，功成后返国。其后，丹斗寺出现了阿吉搭等一批著名的高僧或隐居士。“圣识一切瓦齐瓦尔达喇达赖喇嘛”三世从内蒙至蒙古王俺答汗之邀来青海会晤，却慕名专程往丹斗寺朝圣，并静修一段时期，留下了许多印迹和传说。

这一带藏族人民自古视佛事为一生中大事，全力信仰并支持和维护着佛教，使之永世传播。他们有送子入寺为僧的传统和终生养僧的传统。

居住着数万名藏族的噶玛洛地区（今化隆的石大仓、初么、金源、塔加四个藏族乡）流行着佛教的两大派别——宁玛派（是较古老的派别，俗称“红教”）和格鲁派（宗喀巴创立的新派，俗称“黄教”）及古老的原始宗教——本教。然而，信徒最多的是格鲁派。

在噶玛洛地区的西尽头，是通向巴燕戎格县城的一面大坡，称噶玛坡，坡下是一条南北横向的沟谷，藏语称“什豆后